

天上聖母

「珠—珠—珠—」他卸下一盆沉甸甸玉米，高聲叫喚。那叫聲就像吹笛人的魔音，令九斤雞為之著迷，爭先恐後的從相思樹林，飛竄狂奔，團團圍住玉米盆。就在俯身放置玉米時，一個泛白香火袋從胸口跳出來，他的心一陣緊縮，就像被夾子夾住一般，不能動彈。香火袋隱約著北港朝天宮五個墨字，墨跡尚未褪盡，在咕咕咯咯的爭食聲中，他對著香火袋不禁出神了。墨字彷彿帶領他，循著記憶的跫音，愁進蒼白的年少裡去。

從小他就是個品學兼優的孩子，殊不知，國三寒假受同學影響，迷上養鴿，成績一落千丈；不但將壓歲錢提領一空，購置鴿子，甚至還翹課到鎮上觀看賽鴿。心急如焚的母親禱告媽祖，第三天終於被訓導主任抓回學校，蓬頭垢面，已經好幾餐沒有吃飯了，後腦還凝結著被追趕時，在柏油路重重跌了一跤的暗褐色血跡。主任當著憂心忡忡帶著便當趕來的母親的面，狠狠訓斥了一頓：那訓斥就如同那後腦的傷口，深深的刺痛著他。

母親紅著眼一句責備也沒說，無限哀憐的摩挲著他的傷口。他看著披頭散髮令人心悸的母親面影，忍不住難過的流下淚來，坐在訓導處羞愧的扒著飯菜。儘管那便當已經冷了，卻感覺到每一口都滿滿著母親溫熱的愛。

猛然間，那愛令他大徹大悟。

回家後，他送走鴿子，重新拾起課本。為了感念媽祖庇佑，母親特地在庄頭媽祖生帶他到朝天宮刈火。「進喔！進喔！」抵達朝天宮的時候，廣場上已經聚滿了黑壓壓的各地進香團，這是北港一年一度的進香盛會，莊嚴的報馬仔、頭旗、開路鼓，交織著肅穆的鑾轎、香燈腳與嗡嗡響動的陣頭，壅塞了目不暇給的耳膜；甚至還可以看見炮山炸動的翻滾巨響，蕈狀黑煙竄上了狂熱的天空。

「感謝媽祖婆的保佑呀！讓自己能夠幸運的像千里眼與順風耳一樣，在母親那像媽祖一樣的聖惠母德下，痛改前非，迷途知返！」在狂熱的響動翻滾裡，他彷彿可以聽見心底虔誠的吶喊。

母親瘦弱的身影彷彿蒼茫人海中的媽祖鑾轎，搖搖晃晃地破浪前進在被擠得水洩不通的朝天宮，費盡千辛萬苦才為他求得一個香火袋。隔天清晨，進香團返回庄頭，這時金光萬道的晨曦剛爬上火炎山，向庄頭撒下一脈慈暉。再兩個多月就要高中聯考了，他並未隨進香團遶境，而是揹著書包直奔學校參加模擬考。他回眸聽著媽祖鑾轎熱鬧的鞭炮模糊在晨曦的遠空，才進學校：那一刻，考試的緊張焦慮不安都不見了，只剩下聖慈靈惠的一種清明祥和之莊嚴—進學校時還感覺到胸口的香火袋正一點一點的溫熱起來。

那一天模擬考，他寫的得心應手，忍不住雀躍的哼歌跳舞回家。殊不知，當他雀躍的跳進家門，卻看見母親悶悶不樂的蹲坐灶口，不發一言。因為午後，里長騎著摩托車來捎喜訊，母親意外的在競爭激烈的媽祖生博杯中，博中爐主。母親惶惶不安的思量，「光是每個月犒軍牲禮，就讓家裡經濟吃不消了，不要說爐主還要贊助媽祖生進香團陣頭戲班費用…」不禁眉頭深結。萬萬沒有料到這庄民夢寐以求的喜訊，卻捎來了煩惱。

最後，母親萬般無奈地婉辭了爐主。

「都怪我憨慢賺錢，才沒有能力供奉媽祖婆！」母親悶悶不樂，就像是暴投而落敗的投手，要藉著自責來吐盡心中的怨氣。「這個家因為我的進門，弄家散宅，就算我用一世人打拼，也沒有辦法彌補這個虧欠！」

他貼心的摟著母親，安慰的，說，「阿母，沒有關係，妳不要再難過了，我會認真讀書，長大一定會努力賺錢，那時候我們再參加博杯，把媽祖婆迎回來！」那一晚，他與母親吃了一頓沉默而無味的晚餐，連平時喜愛的特地用來祭拜媽祖生的九斤雞，都覺得索然無味。在昏黃的十燭光燈泡下，他看見母親的眼裡燦亮著遺憾的淚光。

後天就是媽祖生了，這群肥碩九斤雞將成為供桌上答謝媽祖的恩典，為爐主任期劃下完美的句點—想到這裡，積聚在他心裡四十多年的重擔，彷彿從夾子的束縛裡卸下。

為了卸下重擔，艱苦創業之後，他特地將戶籍遷回老家，參與家鄉每年媽祖生爐主博杯盛會。經過多年苦待，終於盼到里長伯來報喜—他欣喜若狂，激揚著母親淚影的澎湃，將苦心創業的馬達銷售公司，託付妻子，隻身回到荒蕪家園。母親去世後，這片從火炎山迤邐而下的火炭坑家園，迅速被榛莽吞滅，只剩下土塙厝煙囪一角，還和山林爭著方寸，標記著如煙消逝的悲辛歲月。他僱工整整清理了一個月，才讓家園重見天日，並且從頹圮破敗的土塙厝搭建了一座鐵皮屋，將暫時安奉庄頭土地公廟媽祖，恭迎回來。為了隔年媽祖生盛會，他還特地飼養了一群九斤雞，填補母親當年的淚光。

記得年少時代的清晨，天剛濛濛白，九斤雞的啼叫聲總是喧喧嘹嘹了火炎山的魚肚白。這時候母親已在大灶擺了便當，裡面裝了滿滿的白米飯、炒蘿蔔乾以及一片大清早從雞稠撿回來的九斤雞荷包蛋。從火炭坑到學校要走四十分鐘山路，為了趕上國三早自習，母親總是特地包了熱騰騰飯糰；儘管課業沉重，但因為有那飯糰，溫熱著母親的愛，他就覺得那段苦讀的日子格外的清和。

土塙厝後方有一條陡峭的石階，穿出火炭坑，連接山稜線上崎嶇到學校的鐵牛路。每當他氣喘吁吁地爬上高高山稜，回望深邃的火炭坑梯田，總是能望見大清早下田種作母親，佝僂著身體，像螞蟻一樣卑微的伸出觸角，在這一片賴以維生的梯田幽邃。

國小三年級，罹患重病的父親為了避免沉重醫藥費連累家人，燒炭時縱身炭窯。父親死後，被穀會壓得喘不過氣的母親就像是落水螞蟻，蠕動著身體，掙扎求生，卻始終找不到浮木。

對於父親的印象並不太多，只記得升小學不久，父親招了兩個穀會購買屋前梯田。每年標會，家裡會準備豐盛酒菜，答謝會員；三十多個會員，熱鬧滾滾的擠滿了兩個大圓桌，是每年媽祖生宴請親友的酒席之外，土塙厝另一個觥籌歡愉的熱鬧菜香。但不知為什麼，祖父母及父母臉上卻總是帶著一種不可索解的憂愁。

後來他才知道，祖父這房單傳，為了籌措父親結婚聘金，忍痛賣掉祖產梯田

來延續家祚。

媽祖，媽祖，
阮翁尚牛我尚虎，
結婚很久猶未大腹肚，
祢就保庇我趕緊生查甫，
後擺仔才殺一隻九斤雞嘍，
來答謝媽祖！

打從母親進門，全家人便為了買回祖產而拚，母親還因為過度操勞而流產好幾次，四處拜訪名醫，求神問卜，好不容易才在一次北港進香之後懷了他，為家族點亮了一盞香火。

因為這樣，儘管家計拮据，每年庄頭媽祖生，母親都會特地放下工作，虔心地隨進香團刈火；而祖父母也會想盡辦法將縮衣節食省下來的一丁點錢，盡心籌備酒席來敬邀親友，答謝媽祖。往後幾年，祖父母更因為沉重勞動而相繼去世。本就人丁單薄的土墘厝，益加冷清。

為了榮耀冷清的土墘厝，他日以繼夜苦讀；聯考前一天，大清早便趕到學校與帶隊老師集合，搭車到台中應考。他穿著母親特地購買的簇新運動鞋，忐忑不安地踩著土墘厝後方石階，爬上山稜線上的鐵牛路。臨行時，母親看出了他應考的惶恐與不安，在石階盡頭停下了腳步，溫柔著堅毅的眼神，說，「不要怕，心頭抓乎定，媽祖婆會保佑你，不要怕！」那是他和母親的最後一次相聚，第三天母親便走了。

那時正是第一期稻作收割，母親在六月天毒辣辣的太陽肆虐下，禁不住換工割稻的操勞，突然腦溢血驟逝。從考場匆匆趕回，竟未能見到母親的最後一面。他跪在出門時還堅毅勉勵，現在卻變成一具冰冷屍體的母親身旁，再也按捺不住嚎啕起來，感覺到淚水濡濕了簇新運動鞋，並且落在曾經與母親胼手胝足的土地。

他領著冷清的送葬隊伍，進入生長著野芒花的火炎山。那時候正是芒花初放

的季節，一路上蒼白花絮，隨著山風在林間搖曳；他愴然的感覺蒼白的野芒花，就像是火炎山寫滿的朵朵輓歌，瘖瘖啞啞的成為他生命裡死去的一幅最寂靜的圖畫。

由於出殯日撞期，錯失了公費師專聯招；放榜後，他放棄台中一中，選擇到可以工讀的台北工專電機科，刻苦求學。

畢業後，他到一家馬達電機大廠任職。

那段晨興夙寐的工廠生活，他用刻苦自勵來填補母親的遺憾。後來憑藉著紮實的電機技術，受到賞識，被派往大陸掌管一家馬達工廠；更在因緣際會裡，自行創業，擁有銷售馬達的電機公司。看著那艱苦而來的機緣，他輕輕因幸福而抖顫著。

但萬萬沒有想到金融海嘯的經濟蕭條，卻讓剛剛起步的電機公司，傷痕累累，更在掉單跳票的衝擊裡，搖搖欲墜。這時候朝天宮的香火袋便成為他生命的唯一慰藉。

金融海嘯肆虐的媽祖生盛會期間，他常常開車到朝天宮，膜拜媽祖，追憶母親；彼時，鑾轎陣頭依舊在，母親不在了，但，只要一想到母親那如媽祖一般堅毅的身影、慈祥的臉容，凹凸凸凸的心就像被熨燙過的平靜了。他才知道，母親未曾遠去，而是慈雲成天上聖母，存在自己心裡，使自己在人世的幽晦裡帶來前進的力量、灑潤津度。

是因為這力量的緣故吧！最後他平安的度過了金融海嘯，生意蒸蒸日上，更傳來了博中爐主的喜訊。然而也就在那時，他卻出現了突發性的劇烈頭痛、視線模糊，被電腦斷層診斷出大腦血塊—醫生推斷，當年柏油路跌傷的後腦血塊，壓迫大腦，「不開刀沒救，開刀可能半身不遂，也可能沉睡不醒！」看著電腦斷層，他愕然不已，在門診室明亮的燈光下險險落下淚來。

他決定隱瞞妻子，任滿爐主再開刀。

後天率庄頭進香團從北港朝天宮刈火回來就要進開刀房了。餵完九斤雞，他

最後一次沿著那條孤單了四十多年的空蕩石階，爬上高高山稜，回望深邃的火炭坑，想著那葬在梯田的一段悲辛。

陽光漸漸在山頭的背後隱去，夜幕矇矓的從山稜線上籠罩過來，山下的火炭坑正無助的黯然在蒼茫的山腳下，只賸下石階與鐵牛路在暮春的黃昏裡無語以對。他憂鬱的感覺自己正像是火炭坑榛莽一般的生命，一生出來便注定了荒蕪的命運。

悵望良久，他知道這一離開，石階或將繼續永無止盡的等待，等待著時間長河中不可預知的未來；甚至孤單的永遠都找不到記憶泊岸的所在。

夜色逐漸湧起，如烏雲一般逐漸籠罩住火炭坑，一寸一寸，將石階吞噬了…

在踏出鐵牛路的一刻，他瞿然驚覺到當年應考時的不安，迅速自後腦傷口湧起，襲滿全身，心裡有說不出的惶恐：為什麼千里眼與順風耳最終修成了正果，而自己卻一再的歷經劫難呢？一個失神，在陡峭石階跌了一跤，重重的撞破了膝蓋，劇痛的香火袋伴著殷紅的鮮血從淚光的胸口踉踉蹌蹌的迸裂開來—淚光中，香火袋隱隱的氤氳成母親最後的面影，溫柔的說：「不要怕，心頭抓乎定，媽祖婆會保佑你，不要怕！」